

王文恪公集卷之十一

震澤

王

整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字寧

閱

序

會試錄後序

丙辰

會試錄者錄會試之程文士之中式洎百執事之姓名登諸天府傳之天下者也 國家取士鄉簡其秀

儲之學三歲大比則兩畿十三省之士各萃於所司

文恪公集

序卷十一

一

三槐堂

所司者三試之又簡其秀以上禮部禮部以 聞合

兩畿十三省前後所貢三試之又簡其秀以獻

天子臨軒親策之定其高下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選

今日之所甚重焉者也歷代用人有明經賢良孝廉

博學宏辭諸科而進士為重至我 朝又加重焉館

閣之選於是焉取之臺省寺院於是焉取之方岳郡

縣於是焉取之不由是者不謂之正途百餘年來名

臣碩輔端貞鯁亮聲蹟蔚然昭焯中外者必進士也

即非焉上自之一耳其碩頤選勇以歆縱敗官者必

非進士也。卽有焉，亦十百之一耳。國家得人於斯，
為盛士一登，是錄則進而累為公卿大夫者，往往有
之。可不謂重乎？然君子之所重不在於是。君子之學
其統為本，不先後有定見矣。其任也，以是措之云耳。
故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若曰：既登進士矣，棄所
學如弁髦，是豈今日取士之意而亦安在其為重也？
小稱人才必曰：虞周虞周尚矣。自有科第以來，唐以
韓愈、楊為盛，宋以寇準、楊得人為多。至今傳之以為
美談。今日所取其亦有若人者乎？夫文章如愈、勳、業
文恪公集

序卷十一

二

三槐堂

如準可謂盛矣。而三進焉，豈非主司之所望哉？臣承
乏試事，大懼無以稱塞。明詔敬以是為諸士勸，是
亦臣之所以自礪而未敢者也。

送長蘆運使宗君序

今之仕秩卑而衆，欲為者有之矣。科道是也，秩高而
衆不欲為者有之矣。運司是也，秩高則冒為其不欲
為也。財利之場，權勢蟠據，動則闕格且飛言醜語，易
為污蠖積蠹，宿尤非一人一日所能掃刷。官雖尊而
無臨蒞之分，則令或不行。且一居是官，雖有善政，當

道者不復訾省衆之不苦為以是哉君子之所惡惡
不稱乎使吾有不撓之節何懼乎權豪有不磷之操
何畏乎汙蠅有必為之志何憂乎積弊有安分之心
何患乎權吏輕官之不遷也不觀之耿清惠乎人以
是沮公以是進是不在人乎此近事之效也烏在其
不遷哉同年宗君廷威以進士為戶部郎中弘治八
年三月出為滄洲長蘆運使朝之士夫咸以為不宜
唯君其亦有不自得者乎吾故以清惠之事告之雖
然是官之重未必不自合始也

文恪公集

序卷十一

三

三槐堂

丙辰進士同年會序

弘治丙辰進士三百人首陳瀾殿唐欽南省有司所
上之次也首朱希周殿童品臚傳恩榮之次也首童
品殿王朝卿諸同年私會朝天宮以齒坐列之次也
是科 廷試以三月十五日既而傳臚 錫宴釋奠
咸如故事禮成洛陽劉東諭于衆曰前此得失不可
知後此聚散不可期盍及此以訂同年之交乎擇地
得朝天宮之齋堂庭宇靚潔故日得四月之甲子天
日清曩禮儀夙戒惠然來集也以求為上西向坐者

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舉一縣勢若甚易而
總總然猶未得高枕者非以吾邊備有未脩乎邊備
未脩者三無財也無兵也無將也此世之所共患也
而愚以為皆有之無足患者天水隴西其民驍鬪材
武以恩結之使自衛其室家墳墓則人樂于效用較
之容兵勇怯百倍則兵未嘗無也洮河蘭鄯皆故漢
郡所謂湟中浩亶土地肥美且耕且戰獲一鍾可省
餽餉十鍾之費則財未嘗無也行伍之中或知勇過
人果立戰功者不次用之行間之呂蒙跨下之韓信

文恪公集

序卷十一

五

三槐堂

何世無之則將未嘗無也三者皆有之而不得用則
有由矣權分於將多患生於掣肘兵固在也或從而
腹削之則誰肯戰田固在也或從而半敘之則誰肯
耕將固在也或從而顛倒之才者不用用者不必才
功者不賞賞者不必功罪者不罰罰者不必罪則誰
肯效死行邊大臣亦或慨然思欲整齊之而諉議且
紛然以起前懲後戒莫之敢發於是視卒之困不能
卹視田野之蕪不能闢視才之可用不能舉而不才
者不能去也蓋其弊生於因成於積未有知其兩由

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靜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爲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真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爲太湖其襟抱磅礴浪石關啣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文恪公集

入記卷十一

六

三槐堂

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恠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

氣召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
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而道家

之說謂有人焉產于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宮變化威靈固宜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 朝廷崇飾琳宮寶殿照

耀海宇顧茲媿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爲神之在天其

是贈

贈少傅徐公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公以年乞致仕上曰朕方倚卿有為豈可言去寒暑風雨其免朝且召至文華殿有玉帶緋袍之賜於是中外皆知公有勇退急流之節

皇上有體貌元老之誠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之也初公自吏部侍郎入內閣筦機務彌縫輔相十年間海內晏然近年災異或見旋復消滅外寇雖或跳梁旋

文恪公集

入序卷十一

七

三槐堂

自適去百揆時叙天人和同則公之相業其亦可知已國家有天下百三十年名臣稱三楊至公始克續其美文貞之文文敏之識文宣之襟於公未知所先後而休休之量獨邁前人言不必出於己也惟其是用人不必其所知也惟其才且賢見人一藝汲汲然引用之不自知其賢也其好賢樂善不知古大臣何如耳立朝四十餘年不矜不撓八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所謂泰山喬嶽不見運動養天下和平之福培植國家之元氣其功豈小

哉七月唐申寔維初度凡門下士咸賦詩為壽予謂
天將昌人國家必錫之耆艾之臣書曰天壽平格詩
曰壽胥與試在唐有若李靖郭子儀裴度在宋有若
富弼文彥博皆歷相累朝人視其去就為天下重輕
若公非所謂其人乎天將培 國家億萬年丕丕之
基則公之壽其未艾也

送洗馬梁君使交南序

昔在

宣宗始命安南自為國而安南奉正朔益

虔間歲則貢總世則請

國家威德及海內外自女

文恪公集

序卷十一

八

三槐堂

直吐蕃于闐占城渤泥暹羅爪哇三佛齊滿剌加蘓
門答刺蘓祿彭亨古里之屬莫不歲時入貢而朝鮮
安南獨近且親號文而有禮故 朝廷禮數視他國
獨優弘治十一年安南遣陪臣來請封於是司經局
洗馬梁君叔厚進兼翰林院侍講持節往賜之冊君
以學行簡侍 經筵又侍 皇太子於文華講讀史

館纂述會典皆綴以行弘治初董庶子尚矩使朝鮮
劉侍讀景元使安南庶子嘗為予言入其疆王則袞
冕出迎道左陪臣鵠立老稚填巷溢衢藝香陳樂鼓

百戲於道階轉軒縣嵩呼拜舞及燕門廡殿庭皆被
地衣諸臣以次上食王輒離席為敬景元之言亦然
其諸所謂有禮者乎昔天王使單襄公聘宋過陳侯
不在疆膳宰不致饋司里不授館君子是以知陳之
不然若二國乎世為外臣以藩屏 國家于無窮也
其亦宜矣君之行門下士相率來求予言書此為贈

贈陳希承序

所謂經與權者豈唯吾儒用之唯醫亦然儒而不知
權則胡以濟事變醫而不知權則胡以收奇功希承
文恪公集 八序卷十一 九 三槐堂

為太醫院判公尚之仲子妙得家學之傳弘治十一
年夏京師痘疾盛行予徐氏甥甫周歲熟不二日而
見苗衆謂難治希承數視之愈既而得泄衆謂痘後
泄不可為也希承視之加數焉復愈家人失調泄復
大作日夜數十行衆醫愕眙曰無可為者希承曰事
急矣藥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旋止視之又加
數焉遂愈今世之所謂醫者率祖李明之氏朱彥脩
氏其處劑率不出參朮之類所謂醫之王道也信知
本者也然病出於變非參朮輩所能效者則藥亦不

得不變而或者不知變則坐以待亡變而失之毫釐則反以促焉者多矣是其敢輕用乎非見之的用之有法其能自信乎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藥而能權可謂妙矣明之彥脩未嘗廢權也世醫師其常不師其變非用權之難乎况用之小兒哉其又難也今夫用人者必曰老成非為其經歷多聞見博思慮審乎希承年甫三十而出奇制變有老成所不敢而試之必效事果在於年哉信其得於家學者深矣抑有不傳之妙者乎予方患世醫膠固襲常以失病機特為

文恪公集

人序卷十一

十

三槐堂

著之以傳而因以告夫醫國者

贈徐子容序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蓋自國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之出西無聞焉西之人未嘗不學也非無才且秀也於是人皆曰其地則為之倡一和萬以為是固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使學子弟以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之世家獨不然其子縉依子學者五年矣其質秀而文可與進者也始予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總予授以

修詞之法而悚然而謔然而沛然縉非昔日之縉矣
戊午順天解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
破矣夫昔之荒也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
耶事難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闕之陋也歐陽詹
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寬衍有山
泉禽魚之樂橘苞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為東南福地
扶輿蜿蟺閱於古始發於今其發也必大獨一第也
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焉非科第之
謂也其不獲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

文恪公集

序卷十一

十一

三槐堂

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子有
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遲而來也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先生
景元其為人也剛介峻整人有善能揚之有不善能
斥之其自守也凜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其一人曰
今南京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為人也剛正博大人有
善能取之有不善能規之其自守也凜然不可以非
義犯者也二人者其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

富貴在前一言之誦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
在後一言之誦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
地同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
得而友之懽乎其若有畏也鶻乎其若有得也其為
益益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
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公二人者其猶有前輩
之風乎雖嘗道者亦云然終不用也故景元正一論
德而先生有南雖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
教之治之者宰相也教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
文恪公集
人序卷十一
十一
三槐堂

送脩撰劉君歸省序

國家簡文學之士聚之翰林朝之百職小大承序日
不暇給而翰林獨若無事焉百職者掄材計考或不
次拔居通顯而翰林獨漠然其若不任也固將有大
者遠者焉其以任之也將任以大者焉而安得不優

之以閒將任以遠者焉而安得不頌之以久故士居
其閒無羨乎其要安其久無羨乎其遠其殆有巧養
也養之者非曰養其尊重焉耳又非曰修其詞藻焉
耳養其器充然其有容也養其襟襟然其不緇也養
其識粹然其足以辨也三者君子之所以養也一旦
而授之大者遠者焉則無不任也是 國家之意也
劉君仁仲少發解四川第一 廷試為天下第二授
翰林編脩進修撰旋侍 經筵歲之初吉歸省於蜀
蜀之同官於朝者乞予言為贈君子所知文學之邃
文恪公集 序 卷十一 三祝堂

德器之醇而退然其若不足也其有所養者也所謂
遠者大者而授之焉其有日矣將無不勝也予固無
能者行以告焉庶偕進是道也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君序

國家學校之設編天下且百三十年而人才風俗未
能復古豈學校之設固無益於世耶抑有教之具教
之實未盡如古耶無亦董學政者未盡得人耶甚哉
其職之難居也是故非才識之老成則莫宜非文學
之深醇則莫宜非踐履之方正則莫宜弘治戊午劉

君文煥自監察御史擢福建按察副使董學政文煥
家學邃於春秋以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為御史
出按滇南暨吳中不事苛察而嚴時號得體夫今日
之任有憲體焉則猶御史也有學政焉則猶翰林也
文煥前於二者既優為之於今其有弗宜乎然吾聞
閩之地闢自漢至唐有常衮者倡之則文章始盛宋
有楊時者倡之則道學始盛然則事不在於倡乎予
不知今之閩其尚猶昔耶抑有異於昔者乎亦在君
倡之而已則國家學校之設將必獲效於此矣

王文恪公集卷之十二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茗上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序

贈御史王君序

中外之官最榮且近者莫如御史而職之難稱亦莫如御史其於今蓋尤難也夫內焉有獻納之責將必匡之不然則隨外焉有按行之典將必糾之不然則文恪公集

序卷十二

一

三槐堂

隳而事有不能盡如吾意者吾又安敢泛然以責人乎是其為難也久矣有人焉不期利鈍成敗奮然自信快於一舉中外屬目駭聽是果有益於國家乎有益於生民乎則信義高矣信高矣不然則亦激而已矣激非道之中也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是其為難也久矣王君和初以進士知館陶金壇及為御史出巡雪冤起滯弼遠達隱中外稱之及持憲於廷尤號明慎知大體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其斯以為稱乎充君之志積而上之其至於高爵也無難矣無隨也無

藜也燕激也其勿渝今日之所守乎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浮梁於江西為大縣縣大夫職親民境內張弛行罷
皆得專之凡進士作縣上官殊禮示優政成 召八
為御史達官往往有之若是焉其猶不能無介然者
予請為君說之夫縣之難為非直今之世也今之世
為甚此固亦易言也獨今世所重者進士自一甲外
銓部隨闕注選二甲內主事外州牧三甲內評事行
人博士外縣令皆據一時名氏後先為差而給事樹
文恪公集

序卷十二

二

三槐堂

史則簡拔用之其簡拔非必盡以行義文學知識也
獨察之類言之間其所謂先後亦無大異今日之所
謂先則前日所謂後也今日之所謂後則他日所謂
先也近例出使還者又以名氏旁近為定旁近內焉
則內外焉則外內焉者號為京職秩崇務簡循月日
可坐至方面其州若縣雖政績卓然異等然且必五
六年七八年然後及乎其初授矣其政聲不甚著聞
者不得預著聞而不善事上官者不得預所謂京職

者或蒞其境州若縣則郊迎庭參度若弟子之事師

甚者又從而刻轢之屈辱之其初蓋皆進士也其亦
何能無介然者耶噫瀟固然邪矣久而不更也然吾
聞官無尊卑得行其學而無愧焉為達今世仕而達
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乃若得一縣焉為之仆者植亂
者理蒙者化鯁寡廢疾者有養獨得無愧乎其職也
所學亦無負矣是達也矣挈挈於內外之間耶

贈伍方伯序

方今天下所最急者安在哉

當宁之所旁求大

臣之所論薦罔不在於人才然欲治兵則患無人欲

文恪公集

序卷十二

三

三槐堂

理財則患無人欲義教化興禮樂則患無人甚者皆
嗟嘆息以為天若不生才於今之世而予以為有之
矣顧獨未得用之也自古衰亂之世四分五裂之國
猶未嘗乏才今天下全盛

列聖涵養百二十年

故予以為有之矣夫有之而不知與無同也知之而
不用與無同也用之而不當其分不盡其才與無同
也當今之所謂無者無乃是之謂予予於廣西方伯
伍公之事益知天下之才有遺焉固亦多矣公初以

進士自刑部副郎至廣西布政使方在刑部一時疑

獄皆歸焉凡經公手訊鞫者自以不寃其在廣東事
有不能處者必公處則無遺憾盜賊解散妖怪滅熄
學校橋梁倉庾百廢具新而民不以為勞若此可不
謂才乎在內內治在外外治非才能之乎然在內則
以一肯出在外又復遂其恬退而放於林下蓋十有
五年矣以公推之天下無乃復有若此者乎方治明
堂總章梗楠豫章礪石之材橫棄道路顧而曰才難
才難其信然乎吾不能無感於是也公之子朝信出
守寧波便道過家故予具書之俾持歸為壽而併識
文恪公集 入序卷十二 四 三槐堂

所感以為當路者論焉

孫可之集序

凡為文必有灋楊子云斲木為棊椀葦為鞠亦皆有
灋焉况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為聖其灋
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
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
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
每自詭得吏部為文真訣可之率其灋中絕其後歐

蘇軾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子卓絕

顧於是若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昭合焉其時臨
川荆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
差狹耳而後之為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
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
其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自謂古人立言
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剗舊習澡濯新思而齒
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卻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
之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
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
文恪公集

入序卷十二

五

三槐堂

古單方序

予讀大觀本草見漢晉以來神醫名方往往其在闕
取試之應手而驗乃知藥忌羣隊信方之為神也
而世不及見窮鄉下邑獨以海上方為良不知古方
固猶在乎而散見襟袖出倉卒之際夫豈易尋乎在翰
林日多暇手自抄寫為一編對病檢方較若畫一不
敢自秘因梓刻以傳於乎羣隊之志非獨醫藥之具
人用兵蓋莫不然有能得是方乃台

乎

壯節錄後序

弘治唐申四月 詔作廟於香山之陽以祀故忠
侯譚公公諱淵滌人也從 太宗文皇帝靖難先

登陷陣勇冠諸將夾河大戰馳敵師死之

太宗

即位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追封崇安侯謚壯節其葬在都城西五十里香山
之原可有餘年矣級夷垣陔饗祀不啻至是始 命

有司歲以春秋具少牢享詞曰順天府某官某欽奉

文恪公集

序卷十二

六

三槐堂

朝命致祭其嚴如其孫今少傅兼太子太傅新寧
伯祐祗承 恩命增蔭松栢立碑表又得縉紳大夫
歌詩若干篇鏤梓以示其後屬予序予嘗讀 國史

見公之從克祁縣也與壯士伏水中伺敵師過即起
據橋遂擒其將楊某潘某又與長興侯耿炳文戰終
真定敗之又敗曹國公李景隆之師於鄭村壩連破
其營又戰於白溝河敗都指揮平安之師又累與景
隆戰屢敗之功亦偉矣夾河之戰死亦壯矣當

太宗之起休命皆一皆之雋有若榮國張公金御侯

王公及公尤所謂傑然者而榮國死東昌金鄉死邈
河三人者其功同其死節又同及洪熙初二人皆加
封進謚配享 太廟而公不預焉蓋有司之失也
至今以為缺典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寡之公之功如是其死節又卓卓如是固宜預于是
而不及此議者所以追悼而太息焉者也漢白馬之
盟淮陰不預雲臺之像新息見遺公亦何恨焉然去
之百年乃能特軫 宸衷廟貌聿新禋祀有加公之
功雖少抑於前而亦大伸於今日矣公其可以無憾
文恪公集 序卷十二 七 三槐堂

唯公後人世服忠義立庸公以報 國家吾見封爵
之傳將永永無極亦安知不復有進於是者乎
贈知六安州馬大夫序

上之十五年以鈞陽馬公為吏部尚書其子某嘗知
六安州即上既乞致仕以去於是朝之士皆曰若家
宰可謂公矣不私於其子大夫可謂恬退矣不以私
害其親人或曰公為 國家元老以天下之重為已
任而進退人才冢宰職也蓋自卿大夫下至委吏乘
田有非人焉冢宰恥之果才且賢乎進之進之雖其

仇可也親可也果非才且賢乎擯之擯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蓋唯知報國焉爾而毀譽得失有不知得人焉爾而遠邇親疎有不問是大臣之義也大夫之治行何如哉舉子之事古有之矣謝安舉其姪玄曹彬舉其子瑋此非所謂公無私者乎公獨曷為遺之雖然公之志吾能言之公遭際

聖明位冢宰日

思董正百工而士風未盡淳其寡廉鮮恥奔競以求進者未盡無也唯思得廉請恬退之人以盜之率之道當自身始而不得去則所以率之唯當自子始

文恪公集

入序卷十二

八

三祝堂

庶四方之士聞之有難進易退之人士風或少變乎此公之志而大夫善承之也予日從公後知公之意為深故以為大夫贈且以告夫有位者

送南京吏部尚書林先生序

三山林先生初在翰林鰲猶及與之同事及為國子祭酒又與之同在 經筵今自吏侍擢冢宰之南京鰲寔繼踐其任鰲自視於先生無能為役何幸事與之同而今茲南北乖隔又何不幸不得終與之同也

國家兩京諸司並建勢均體敵又安有輕重而地則

有遠近是故才者宜近賢者宜近老成者宜近世非
無才也才者恒放而少樞故才難非無賢也賢者多
泥而於事情濶焉故賢難老成者有之矣熟於世故
間於事體或持重而觀望故老成難况三者兼焉可
多得乎得之可不重耶先生立 朝三十餘年平居
言動抑畏若無能焉臨大事勇不可回其豈有所縱
者乎其宜有所泥而觀望者乎今諸賢在 朝若先
生者宜在左右而聽其遠去何也予不能無望焉詩
云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韓子云無疾其驅 天子
文裕公集 序 卷十二 九 三觀堂

有詔

式齋稿序

始吾蘓之官于京者最多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
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甫太常少卿魚翰林侍讀陸
君昂彝浙江左叅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
於詩亨父頗以才自喜其詩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奇
氣溢出最為時所矚矣昂彝志尤高不肯苟出必
奇與簡古讀之或不能向商盤周鼎識者賞之而世
好之差少文量不為險峻奇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

水自中法律亨父鼎彝皆官翰林文量獨官兵部願
以政妨世知之益少而三人最號相得杯酒倡酬無
集不借意氣所至不知古人何如耳久之亨父卒鼎
彝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恭澗藩罹讒口歸林下挾
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意不能無少望疽發背
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人者乃及見其盛衰顧其著
述有終不可湮沒而鼎彝之集不少概見亨父有滄
洲集十不及二三己未春予乞告歸省舟且發文量
之子伸襲其父之遺稿為六表作書且萬言貽予予
文恪公集 序卷十二 十 三槐堂

閱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其文讀之多予所
未見者數腴邇達如其詩而奏議尤有經世之志焉
亦其所以見嫉於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於詩亦未
為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于其文猶未盡知
又况深於文者乎予方悲君之不幸遽喜伸之能子
也於父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伸早占應天鄉試篤志
古學人謂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上海志序

盧龍郭君經為上海之三年百廢具興而誌書獨缺

又之曰唐進士綱邑人也而文盡屬諸綱乃為稽故籍詢遺老揆隱撫選彰善黜衰彙次得八卷予嘉郭君之知所先也唐君之善志也推其意序之

今天下大郡稱蘓松之屬邑二曰華亭曰上海上海故華亭之東維耳至元割為縣土壤始分非獨入之為也天之分野地之形勢民之習俗亦若有殊焉况其沿革有可言者不可不誌也故首之以疆域疆域之中其大者有二峙為山流為川松之勝有九峯三泖而在上海山則有若華福川有若青龍黃浦而文恪公集 入序卷十二 十一 三櫻堂

大海在其東斯觀之大者也故次之以山川有土斯有貢松一郡耳歲賦京師至三十萬其在上海至十六萬有奇重以土產之饒海錯之異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可謂富矣故次之以田賦事有若緩而急者祭祀是也祠廟壇墠載在祀典或祀典不及有其舉之亦不廢也故次之以祠祀若夫學校以造士也公署以聽斷也津梁堰埭以通利樓臺亭榭以觀遊也亦不可廢故次之以建設又次之以古蹟設官分職所以為民官上海者自元迄今其政性性有可書而亦

不能盡書其不書者非故遺之也亦勸戒存焉故次之以官守國無小有人焉則重上海僻在海隅而名獨聞非財賦之謂也賢才輩興寔華斯邑故以人品終焉

小學集註大全序

小學集註大全凡十卷集解作於海虞吳公訥正誤作於吳郡陳公祚增註作於天台陳公選蓋古小學之教後世不及睹矣而其書後出子朱子采撫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及諸子史類輯為書授童蒙讀之

文格公集

序卷十二

十三

三槐堂

庶存小學之教而其間多先秦之文其詞古其義深且與學者讀之至不能句况鄉村學究乎蓋徃徃病焉吳公字詒章釋初學甚有賴而其間亦或不能無誤且亦有未備者故又不能無待於兩陳必合三君子之作而後小學之義明且備若子朱子可謂有功於後學三君子可謂有功於朱子也訥字敏德少上書代父罪力學尚義名聞江東

仁廟監國命教

功臣子弟仕至南京左副都御史時稱敬慎蘆直有前賢之風祚字永錫初以河南恭議言事請均州起

為監察御史言益激切繫 詔獄五年乃出出渡論
藩府不法械至京幾死其剝直之氣百挫不折近古
之遺直仕至福建僉事選字士賢以御史抗疏言事
直聲動中外董南畿學政以身為教動則古人仕至
廣東布政使為奸臣誣去若三君子可謂無負於小
學矣不獨其言也故著之使初學者知所嚮往

姑蘓志序

姑蘓志六十卷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
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迹下至佛老之

文恪公集

序卷十二

十三

三槐堂

廬皆次焉姑蘓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畧見於禹貢
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趙曄之春秋
張勃陸廣微之記錄羅處約朱文長之圖經龔羽之
輦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
志由今而觀范志峻而整盧志詳而贍而其間亦不
能無得失焉者况 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

因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咸化間番禺邱侯霽
守蘓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參政昌李中舍應禎陳
訓導頌各應聘脩纂會邱罷去遂已弘治中河南史

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為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不祿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廣東林侯世遠之守蘓也宿弊盡剗文事幸興一日抱文定遺藁屬予曰敢以溷子予謝非其人侯曰文定之志不可以不就也予不得辭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蒐輯合盧范二志參以諸家裨以近事閱八月而成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亡闡隱芟繁訂譌則諸

文恪公集

入序

卷十二

十四

三槐堂

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校其成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于侯予乃適值其時獲玷名其間惜予學殖荒落於吳事尤多惰焉又以趨召事嚴不及磨礪佔畢以足松心之所志以副林侯之望此予之所自愧而嗟也續而正之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乎姑蘓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上之元年兵部尚書華容劉公以年至乞致仕釐言

於公曰公於禮可以去於義未可以去君位不相接
久矣 先帝晚年益明習國家事屢御便殿延訪
大臣而尤喜見公一時所言天下傳以為盛事蓋近
世君臣所未見今 龍馭上賓意在天之神猶不
能無惓惓於公也而可去乎 今上春秋鼎盛亦
唯三四老成耆艾置在左右况今事勢未能無可憂
天之災異未盡滅息民之凋瘵未盡甦情兵驕將未
盡蒐練邊鄙未盡安府庫未盡充此皆公受知
先帝而當報之 今上者也而可去乎惟

文恪公集

序卷十二

十五

三槐堂

上亦重公之賢憫勞以煩加 太子太保家居不絕
其祿觀公所以自處 上之所以處公何其盛也
而自朝著以至閭巷咸齎咨嘆息以為不當聽其去
區區之愚亦不能不重為天下惜也公行有日公鄉
大夫傾朝出餞於是相與賦詩為別所以嘆其賢後
其逢惜其去而不能不望其復來也詩凡若干首

會試錄序

戊辰

正德戊辰二月會試天下士於時知貢舉則禮部尚
書臣機侍郎臣濂考試則大學士臣鼐學士臣傑同

考試則脩撰臣海編脩臣一鵬臣俊臣仁和臣時臣
甯臣瑋臣銑臣若水都給事中臣承裕給事中臣漸
署郎中事員外郎臣庭樞主事臣子熙臣中道監試
則御史臣鑑臣玉天下士抱藝就試者三千八百八
十餘人三試之遵 制詔預選者凡三百五十人刻
其文之粹者以傳凡二十篇名之曰會試錄臣鑿謹
序其首曰惟天生民不能自治故立之君君者所以
代天為治君有萬國不能獨理故任之臣臣者所以
代君分治而皆以為民也 國朝取士率三歲一舉

文恪公集

入序卷十二

十六

三規堂

非曰遵行故事焉耳固必望得真才焉授之職以救
寧乎斯民士之日疲淬礪學成求試非曰苟慕榮祿
焉耳固亦望及 盛時焉抒所學以康濟乎斯世是
士之志也有志焉而不獲伸益多有之 皇上出

震當陽聿新庶政茲唯龍飛取士之始諸士乃幸于
是見錄且將服在庶僚平日所學不於是而施之乎
則失時矣故於今日以事君之道為諸士告蓋事君
之道先其寔而後其名怯於利而勇於義所謂先其
寔者位有崇卑居之必求無忝乎其職事有難易行

之必求無負乎其心所謂後其名者時然言言取
其當而已矣非務以為奇當官而行行取其方而已
矣非苟以為異所謂怯於利者所當得歟則寡取之
無以盈溢踰其分非當得歟則峻絕之無以闇昧傷
其潔所謂勇於義者見義惟允立志斯定勿以毀譽
得失夷險二其心淪其操是事君之道也古之碩輔
名賢厥所樹立固不由是諾士平日之所學將非是
之務乎釐不佞獲預掄材之任科之得人與否預有
功罪焉故以是告

王文恪公集卷之十三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禎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序

鮑菴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醇與則可
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
其必由養乎是難能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文恪公集

序 卷十三

三槐堂

文定吳公官 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播中外

公既卒其子中書舍人夔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
請序予嘗竊評公之文矣擢脫尖新力追古雅豐之
千言不見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為詩興寄
間遠不為浮豔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
得公之澗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蘓學其於
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
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澗乎其
所養可知已 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為第一

為其醜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折以自託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彼者與予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廟切其於序有不得辭公所著自當信今傳後云家藏者謙也詩諸體凡二十卷序記碑銘雜著四十卷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渡官序

昔之識者常以一人之進退占天下之治忽方逆瑾柄朝濁亂海內泉山公以直道不容去及逆瑾伏法

文恪公集

人序卷十三

二

三觀堂

公道大明泉山公以論薦渡舊銜然則公之進退非可以占吾道之隆替乎公子利瞻來守吳郡郡之士夫皆作歌詩為公賀予以為公今日之進固可賀不若前日之退可賀尤大何也方瑾勢盛士之頑頓無恥者或望塵乞哀或媚竈祈進或脂膏其間以求容甚者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揚揚自以為得也不三四年則誅則殛則流則削向之赫奕者今皆安在而公之官則已復矣然則貪榮嗜進者將以何為而作奸害正者亦復何益公獨先事去之瑾不得而榮辱也

故曰可賀尤大夫君子之自守一於義一於義進亦榮退亦榮退而榮者何也中無所媿焉耳小人則不然進亦辱退亦辱進而辱者何也中有所媿焉耳公於進退之間色無愠喜而吳人必欲一賀者賀吾道之泰也予與公同在翰林有同官之雅在吏部有交承之分于今郡公又有邦人之義又安能無言耶

蘓郡學志序

國家學校之設編於海隅而蘓學獨名天下於是吾友蔡君惟甲始為之誌惟中之言曰蘓學起自宋景文恪公集

序卷十三

三

三槐堂

祐魏國文正范公割地為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為之師今去二公五百餘年高風遺烈猶一日也且其地故為吳越廣陵王元璠之南園特幽且勝由今觀之大成之殿明倫之堂尊經之閣高壯巨麗固已雄視他郡其間方池旋浸突阜錯峙幽亭曲榭穹碑古刻原照鱗次松檜森鬱又他郡所無也况自宋以來科第徃徃取先天下名臣碩輔亦多發蹟於斯則其盛豈獨地哉夫物盛則必傳盛而不傳蓋有之矣則以無紀籍故也昔四代之學見於戴記魯之泮水詠於

詩蜀之學官紀於史今吾學之盛於四代雖未敢望於魯於蜀豈遽出其下哉而紀籍獨闕昂誠不佞少游於茲窳搜細勘得其顛末彙為四卷間以示予予益與君同游於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足徵者故為序諸首惟繼是而司教有若安定者人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嗣君書之

重刊左傳詳節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巖學政黃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

文恪公集

序卷十三

四

三槐堂

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于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代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益爛然矣於時若臧信伯袁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

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
呂飽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
有若史蘓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齊之
遠亦善言焉有若郟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戎遂放
疆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倍負羈
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
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剡焉而
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
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嘗竊論之遷得其奇固得其
文恪公集

八序卷十三

五

三槐堂

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赫名于後世則左氏
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
識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
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
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
是者今多漫削蓋幾於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
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
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承涇集者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
公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於予時同年三
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為古文詞志甚銳務進古作
者為徒相與劇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于每誦焉自
以為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山東之寧陽地僻
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
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澗于嶺南
于湖襄竄後以御史中丞巡撫齊魯所至不獨以政
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
文恪公集

入序卷十三

六

三槐堂

公濶焉久不聞問弘治末公上疏謝政事予亦旋自
內閣告歸迺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餘
年矣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
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
必有作作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復能一一追
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為恨近世士爭治文詞
以干科第既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
升絀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
於天性者哉固宜其所得之澁且濼也而何可使其

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弟季止裒類其詩若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為之序公名源字仲山依徑其所家處也

贈謝封君序

昔元自沙漠入有中夏宋之臣子有守貞不仕者若文山疊山二公精忠大節百挫不回尤炳耀於兩間予少讀二公集偉其詞壯其節思識其子孫然自元百年間於謝獨未有見焉頗聞謝之先家弋陽潏山長谷風氣完固有山泉禽魚之樂橋包竹箭之饒自

文格公集

入序卷十三

七

三槐堂

足而不顧乎外邪將猶抱前人之志義不帝秦者邪明興百餘年至今封君始欲自試於時然七舉不第晚判桂陽仕亦不達子琛始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卓然能舉其職於是桂陽進封監察御史琛旋進湖江副按察使持節吳中水利諸軍事謝氏至是始顯矣大凡物之晦也久其發也必先木悴於秋華於春水潤於冬溢於夏謝自晉太傅獻武康樂高標雅韻輝暎江左涉五季而晦至宋則又顯涉元而晦至我

朝則又顯出處之際益合矣封君始判桂陽寔有遺

爰於民憲副來莊南服勤於吏事而止
風裁而貪猾歛避傳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
謝氏之光昭前人又將自今始矣

重刊唐六典序

昔在 孝宗詔修會典臣鑿與有職競焉竊伏自
念蒐一代之制著之簡冊以為後法固非謏薄之所
堪任思得古之作者師焉庶體裁有則而本末不紊
三代之制莫盛於周周禮聖人作也未敢遽議周之
後莫善於唐唐有六典竊不自揆或可追而倣之而

文昭公集

序卷十三

八

三槐堂

世無刻本間於 中秘得其書伏讀玩繹手錄以歸
而議中格亦會遷官以去乃藏之篋笥攷於今殆無
所用之湘江按察使潼川席君同文不知何自得之
而意獨嘉焉捐俸命工刻之蘓郡未竟陞任去繼其
任者為嘉魚李君立卿實成之且以序屬鑿曰六典
自公而傳非公則誰序者鑿曰 國家官制則象周
官於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嘗遺之蓋唐以中書門
下尚書三省恭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
省之舊而 內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

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爵勳階以叙羣材
尚多唐舊則居其官攷其職謂無所用於今可乎且
非歎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
制精密簡要曾鞏謂六典得逮官制理之方文不煩
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
則未知後有作者亦將有取于斯乎而二君子惓惓
翻刻意亦有在於斯乎

游名山記引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游天下以
文恪公集

序卷十三

九

三槐堂

大吾觀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數至
焉今茲告歸謂可如志而耄及之雖吳中諸山未及
徧游焉靜言思之蓋未嘗不以為嘆玄敬乃能以使
事聘四方翫月終南之顛過首陽挹夷齊之高風登
華山弔希夷蛻函登嵩山憇少林寺濯驪山溫泉入
王屋扣司馬子微之扁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
下壯觀近如兩京畿甸諸山皆遐掇遠討搜奇抉怪
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
其地者可謂善游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

之福假戒以年吾方與子北游長江觀廣布淳

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塘三峽歷劔閣岷峨入

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秦岱慨想七十二君之遺封

南出武林觀湖江潮上會稽援禹穴佇子陵釣臺

天台雁宕至武夷款羅浮上韶石望蒼梧九疑而還

子肯從吾游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為洞天福地願

子先之

春秋詞命引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

文格公集 入序卷十三 十 三槐堂

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

來亦皆婉而切若魯羽父請薛侯晉陰飴甥簡而莊

若滅文仲對王校同翼而直若鄭人告楚將浞于晉

景王責晉人爭鬪田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若晉孤

文伯壞垣游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突對懷

吉對莒使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突對懷

公解揚對楚子大屈而不撓若展喜對齊侯吳蹶由

叔儀對衛獻公屈而不撓對楚子齊國佐對晉

詞窮矣然且文焉適而飾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偽

而恭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州犂誣而近正若晉呂

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

乎生審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粹其詞

而日誦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文恪公集

入序 卷十三

十一

三槐堂

文恪公集卷第十三

